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日军当年在此开始走向败亡

——重访深河桥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杨欣 齐健

尖锐的防空警报在肃静的展厅中突然响起，令人惊惧。“这是当年日军轰炸时，同胞们听到的防空警报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内，讲解员杨燕林讲述着贵州各族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深河桥，这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桥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渐清晰。

独山县位于黔桂交界，是贵州南大门。抗战期间，独山县是贵阳、重庆的前沿战略重镇。深河桥地处独山县城北约9公里处，是一座古老的单孔石桥，始建于明隆庆年间。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载：“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

作为独山北部交通要道上唯一横跨深谷的桥梁，深河桥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1944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至11月占领河南到广西的大片

地区。为防止中国军队南下广西，日军制造了进攻贵阳、重庆的假象。

1944年11月底，日军从广西兵分三路进犯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县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黔南人民遭受空前劫难，史称“黔南事变”。

杨燕林的外婆，是这场浩劫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外婆说，看到飞机飞过，听到炮声响起，老百姓就得躲到溶洞里。”杨燕林说，当日军离开后，老百姓们回到村子，看到来不及躲祸的同胞惨状，那是外婆一辈子的梦魇。“外婆每次说到这里，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大敌当前，中国军队竭力抵抗。原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李天和告诉记者，日军侵入独山县境内后，遭到中国军队层层阻击。同时，黔南各族人民组成村寨护卫队，同仇敌忾。

黔南大地战事胶着，敌我双方各有伤亡。为阻止侵黔日军继续北进，也为中国军队继续布防争取时间，当局决定炸毁深河桥。“黔桂公

路是由南向北、过贵阳直达重庆的重要通道，深河桥是黔桂公路的重要桥梁，想要阻止日军，只能炸掉深河桥。”李天和说。

1944年12月2日下午，美军军官弗兰克·亚瑟·格里森率领执行任务的美军一支小分队自广西来到深河桥。一声巨响中，深河桥被炸毁。

2008年，格里森曾重返独山，参与深河桥抗战陈列馆布馆的工作人员龙毓虎全程陪同。“格里森向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执行炸桥任务时，桥上还有大量难民在撤离，为了让更多难民过桥，炸桥任务延迟了5个小时。”龙毓虎告诉记者，由于独山县城有机场，飞虎队员在此驻扎数月，与当地群众感情深厚。“格里森老人很激动，这是他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宝贵回忆。”

随着深河桥的炸毁，日军没能再北上，此后节节败退，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再无力发动大规模战役。李天和告诉记者，独山深河桥阻止了日军北上的步伐，成为侵黔日军不可逾越

的鸿沟，也是侵华日军走向失败的历史见证。“这就是‘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

2020年，深河桥抗战遗址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3年，深河桥所在的麻万镇麻抹社区被纳入全省第三轮红色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麻抹社区党总支书记岑义学告诉记者，当地以“深河桥抗战文化遗址”为核心，将麻抹社区红色路线划分为“抗战文化研学区和乡村文化体验区”，着力打造特色小寨、宜居农房建设等多个示范点，发展红色旅游助农增收。

如今，被炸断的深河桥桥墩掩映在树林间，默默诉说着历史；一旁重建的深河桥，已是210国道上的重要桥梁。站在深河桥抗战遗址上远眺，G75兰海高速上的深河大桥与独山前往都匀的都独同城大道凌空飞架，横亘在青山绿水间……交通设施的沧桑巨变，见证着独山人民奔向幸福生活。

新华社贵阳6月26日电

炸不垮的山城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6月5日一早，90岁的程铭从床上起身，身体站不稳，却执意要出门。他对老伴说：“我一定要去，我没有第二个80周年了。”

这天，他要参加重庆大轰炸纪念日活动。6月5日，重庆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举行纪念活动，向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致哀，警醒市民勿忘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今年的活动也邀请了程铭等大轰炸亲历者参加。

大轰炸中，程铭的多位亲人被夺走了生命，只有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雷锋的士”把程铭和老伴送到了位于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的活动现场。那段时间，程铭身体虚弱，躺在床上，已经很多天没下楼了。当天早上出门天气凉，程铭还穿着毛背心。当防空警报响彻重庆上空，程铭的思绪也回到了80多年前。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成为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

1938年2月18日，侵华日军集中主要航空兵力，开始对重庆及其周

边地区进行地毯式轰炸，山城随即沦为一片火海。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空中大屠杀，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

烽火连天，多少幼小的孩童，被抛入深重的苦难之中。1943年初春的夜晚，在重庆七星岗一个只有半截屋顶的窝棚里，8岁的程铭裹着破麻袋和烂棉絮，躺在七八个和他一样无家可归的孩子中间。

程铭回忆说，他的父亲和爷爷被日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祖母带着他逃到市郊躲避轰炸，每次一听到警报，她就会条件反射般抽筋。轰炸稍停，祖母带他回家，看到房子已成一片废墟，一下就昏倒了，从此一病不起。祖母病死后，全家就剩程铭一人了。

据《重庆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名录》统计，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重庆主城及其周边区县遭受了日机近万架次18000多枚炸弹的轰炸，直接伤亡32000多人，房屋毁损17000多幢。

日军的轰炸未能摧毁山城，重庆军民燃起的斗志与毅力支撑着这座城市。

借助山城的特殊地形，重庆人民开凿了数百个防空洞。除了防空警报、警钟，空袭时重庆各处还悬挂红灯笼示警。

一个红灯笼，代表日军有空袭重庆动向，市民赶紧回家收拾家当，扶老携幼准备躲避；两个红灯笼，表明敌机将于一小时内到达重庆；当两个红灯笼降下时，敌机即将临空，市民需立即避入防空洞。

每次轰炸过后，人们自发地行动起来，救护伤员，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立即拿起书包上学。许多餐馆推出应景的“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

美国记者斯诺写道：“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在头顶敌机的轰鸣声中，各党派、各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民众们意志坚定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决心共赴国难，迎击暴敌。

40岁的巴金在重庆写下了小说《寒夜》的开篇。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老舍、曹禺等一批文坛巨匠，握紧手中的笔，写下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中华民族不屈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

以大量通讯、特写和评论对日军暴行进行揭露声讨。

重庆青年先后组成川渝大军纷纷奔赴抗战最前线。

中国人民用行动证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坚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1944年年底，日军的战略轰炸以失败宣告结束。

那场战火，是幸存下来的重庆人难以泯灭的痛苦记忆。但在日军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狂轰滥炸中，重庆这座坚韧的城市屹立不倒，成为与伦敦、莫斯科等齐名的二战英雄城市。

1951年1月，在大轰炸中幸存的程铭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当时他还不满16岁。回忆当时，程铭说：“没有国家就没有我，这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刻。”

重庆大轰炸80多年后，国泰民安，昔日的焦土上建起高楼。山城铭记往昔的艰难岁月，慨然前行。

当天活动现场，近十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向遇难的亲人和同胞敬献菊花。程铭从老伴推的轮椅上走下来，一手拄着拐，另一只手举起，敬礼。

新华社重庆6月27日电